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十六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梁

沈約字休文羸劣多病日嬄數米而食羮不過一筋六月有綿帽温爐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子旋字士規文子趨字孝鯉並給事黄門

齊隆昌初沈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題八詠詩于玄暢樓時號絶唱後人因更玄暢為八詠

樓其詩曰危峰帶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凌風榭迴望川之陰岸隟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羣客客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煥景燭中潯雲生嶺下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可事不抽簪

武帝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謂白銅蹄為金蹄馬及義師與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縛果如謠言卽位後更造新聲而

自為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又破管絃名白銅鞮歌歌曰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龍馬紫金鞍翠毦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武帝作白紵舞詞四句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白紵歌帝辭曰朱絃玉柱羅象筵飛管促節舞少年短歌留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約奉勅

造白紵五章春白紵云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縠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眄滿堂中夏白紵云朱光灼爍照佳人含情送意遥相親嫣然一轉亂心神非子之故欲誰因秋白紵云白露欲凝草已黄金琯玉柱響洞房雙心一意俱徊翔吐情寄君君莫忘冬白紵云寒閨晝密羅幌垂垂容麗色心相知雙去雙還誓不移長袖拂面為君施夜白紵云秦箏齊瑟燕趙女

一朝得意心相許明月如規方襲予夜長未央歌白紵章末各綴四句云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容色舜日堯年歡無極。

沈尚書製郊居賦搆思積時猶未都畢要王詹事示其草王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踡尚書曰僕嘗恐人呼作霓（五鷄反）次至墜石磓星及氷縣埳而帶坻王皆擊節贊賞尚書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

所以相邀正此數句耳

沈約以佐命勳位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者忌其固位取約所為麄葱詩秉間以白武帝其詩曰野馬不任騎兔絲不任織爾非草與蒿豈供麋鹿食帝不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約嘗侍武帝燕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坐流涕帝亦悲感為之罷酒初梁廢齊和帝為巴陵王又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約曰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帝乃遣鄭伯禽以醇酒進王就摺殺焉至是約夢齊

和帝以劒斷其舌召巫覡之巫言如夢約乃呼
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全不由己故帝
謚之
曰隱

約二子並能詩旋賦得螢火云火中變腐草明滅靡恒調雨墜弗虧光陽昇反奪照泊樹類奔星集草疑餘燎望之如可灼攬之徒有燿趣賦得霧云窈鬱蔽園林依霏被軒牖睇有始疑空瞻空復如有遊蛇隱遥漢文豹棲南皐既殊三五輝遠望徒延首。約嘗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自幼博洽因以青箱名之

未知二人孰是

江淹字文通爲浦城令嘗言碧水丹山平生所酷好何爲作吏僻遠也後封醴陵侯幼時夢神人授五色筆一筆端生花由是文藻日進一日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呼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江探懷中以筆授之後爲詩絕無美句時謂才盡又泊船禪靈寺渚夢張景陽謂曰前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江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裁割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當遂遺君江自爾文思頓減

江文通壁上有雜畫皆作山水好勢仙者五六雲

氣生焉悵然會意各題小讚題王太子云子喬好輕舉不待煉銀丹控鶴去窈窕學鳳對嶙岏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題陰長生云陰君惜靈骨珪璧詎為寶日夜名山側果得金丹道憂傷永不至光顏如碧草若度西海時致意三青鳥題白雲云紫烟世不覯赤鱗庖所捐白雲亦海外蓊薆起三山蕭瑟玉池上容裔帝臺前欲知青都裏乘此乃登

天題秦女云青琴既曠世綠珠亦絕羣猶不及秦女十五來綵雲璧質人不見瓊光俗詎聞願使洛靈往為我道音芬

江革　潯陽太守非漢孝子江革也

武帝盛與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乃賜革覺意詩曰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

江革清嚴為屬吏所憚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

還都啓事誣奏華墮事好酒以瑯琊王曇聰代
為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
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何記室與江革聯句不成華嘲以詩曰龍鱗無復
彩鳳翅於茲鎩疇昔似翩翩今辰何乙乙

任昉

字彥升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
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
沈褚彥回嘗謂其父曰卿有令子所謂百
不為多一不為少武帝與昉友善始謂昉
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
我登三府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射多也

帝克建業乃引昉為記室參軍

天監初任昉出守義興要道溉兄弟之郡為山澤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

為任昉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昉守郡廉潔吏民歸

心嘗行春溪旁見大石往往坐釣其上因君昉溪村

到溉為建安太守任昉寄詩求二彩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患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詩云予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金金如粟詩使廉夫貪有客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忿曰遂以我詩為狗號

到溉餉任新安斑竹杖因贈詩曰邛竹藉舊聞靈

壽資前職復有冒霜筠寄生桂譚側文彩既斑爛質性甚綢直所以夭天真為有秉危力未嘗以過揆屢經芸苗植昉答詩云故人有所贈稱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隣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尚齒意矜此杖鄉辰復資後生彥候余方欠伸獻君千里笑紓我百憂顰坐適雖有器臥遊苦無津何由秉此竹直見平生親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學術墜其家聲流離不自振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

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曰我當爲卿作論乃著廣絶交論譏其故友到溉抵其文於地乃終身恨之

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發靈址。瘞在三上庚。隨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昉五世孫升之以問鄭欽乃悟卜宅者度葬之歲月日辰而識其墓地殆無一字閑設又毫釐不差云

到溉字茂灌兄沼弟洽徙弟沆一時俱有美名溉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俸祿皆充二寺其若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武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召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洽字茂沿沆字茂瀣

到茂灌與弟茂沼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齊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一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到溉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恭或復失寢加以低睡

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
為笑樂
到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
溉輙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
貴人初溉祖彥之微時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
譏云到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隣地以
益宅而其主難之奈何孝綽曰但多輦糞於其
旁以苦之洽怒孝綽又嘗與洽同遊東宮劉自

以為才優於到每於宴坐嗟鄙其文到深斵之
及劉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到
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按其事遂劾奏云携少
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為隱其惡改妹
為姝免孝綽官

到溉子鏡早卒孫藎早聰慧嘗隨武帝幸京口登
北固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
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溉連珠

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悋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後溉每和御詩上輙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劉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小字阿士繪之子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號曰神童嘗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武帝時除秘書丞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劉孝綽年十四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愛天監初孝綽起家著作佐

郎為歸沐詩贈昉昉報曰閱水旣成瀾藏舟遂
移壑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久敬類誠言吹
噓似嘲謔兼稱夏雲盡復陳秋樹索詎慰耋嗟
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
多美疹匪報庥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
沙門重公嘗謁武帝問曰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為
是重公應聲答曰天保寺刹出逢劉孝綽說以
為能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

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誦嘗為詩曰塞外羣鳥返雲中侶鴈歸高祖見大怒即奪侍郎又為詩二首其一曰鳴鑣響夾轂飛蓋倚林廬其二曰城闕山林遠一去不相聞高祖嗟賞復侍郎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即旣為風所開復為風所落也

有人從孝綽乞牛舌乳不付因餉檳榔并貽詩曰

陳乳何能貴爛舌不成珎空持渝皓齒非但汗丹唇別有無枝實曾要湛上人羞比朱櫻熟詎易紫梨津莫言蔕中久當看心裏新微芳雖不足含咀願相親

劉孝綽遥見鄰舟主人投一物衆姬爭之有客請爲詠孝綽即操筆曰河流既浼浼河鳥復關關落花浮浦出飛雉度洲還此日倡家女競嬌桃李顏良人惜美珥欲以代芳菅新縑疑故素盛

趙後袁班曳綃爭掩縠搖佩響鳴環容心空根
蕩喬枝不可攀
孝綽三妹並有才學而令嫺最幼世稱劉三孃者
是也孝綽罷官歸門不出為詩十字題其門曰
閉戶罷慶弔高臥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
更合叢蘭摘復生嘗摘同心梔子贈謝娘因附
詩曰兩葉誰為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
子最關人

劉孝綽長妹適王淑英次適張嵊而令嫻適徐悱

悱卒令嫻為祭文辭甚悲愴其略曰生死並殊

親情猶一敢道先好手調薑橘悱父勉欲為哀

辭見之遂閣筆

孝綽長妹世稱劉大娘與妹令嫻齊名贈外詩云

粧鉛點黛拂輕紅鳴環動珮出房櫳看梅復看

柳淚滿春衫中

王僧儒東海郯人蘭陵太守武帝制春景明

志詩五百字敕沈約以下辭人同作

以僧孺為工

有貴者初迎盛姬僧孺見而戲為之詠曰久想尋房麗未見傾城者千金訪繁華一朝遇容治家本薊門外來戲叢臺下長卿幸未匹文君復新寡

陳南康新納姬僧孺月夜戲詠曰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當户兩相映重價出秦韓高名入燕鄭十城屢請易千金幾爭聘君意

自能專妾心本無競

王僧孺為人寵姬有怨賦詩一章其詩曰可憐獨立樹枝輕根易搖已為露所浥復為風所飄錦衾襞不開端坐夜及朝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又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妾奉君裘斷弦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與謝瀹隣居相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兄弟十五人

棱惲㥂沈迭為侍中武帝謂惲兵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惲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工篇什為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元長歎以為佳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武帝每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詩曰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

栁惲為吳興太守召吳均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謂為吳均體嘗為詩曰秋風瀧白水鴈足印黃沙沈隱侯語之曰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姑欲然卿已印訖

栁惲薦吳均于臨川王王稱之帝即日召入賦詩大悅詔著作均為劒騎詩曰何時見天子畫地取關西帝笑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均默然

無答

吳叔庠寶劒篇曰我有一寶劒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吳叔庠嘗有詩贈周散騎興嗣周答詩曰鸞鳧起北海儀鳳飛上林鶱低不同翼歡楚亦殊音曀曀夕雲起落落曉星沉李陵報蘇武但令知我心

興嗣字思纂聰明多才思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

一片紙雜碎無敘召與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與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大被賞遇歸而兩目俱喪夾時心如搠泥丸唐進士周逖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希烈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碎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逖逡巡不能對

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詩弱冠州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

何遜為建安王水曹王刺揚州遜廨舍有梅花一株日吟咏其下賦詩云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

淡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後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揚州花方盛開遜對花彷徨終日不能去

何遜與范雲劉孝綽聯句作擬古詩遜賦曰家本青山下好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雲賦曰匣中一明鏡好鑑明鏡光明鏡不可鑑一鑑一情傷孝綽賦曰少知雅琴曲好聽雅琴聲雅琴不可聽一聽一沾纓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

復猶不能已李商隱有詩曰寄言

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

何遜與劉綺照水聯句遜倡云插花行理鬢還延去復歸雖憐水上影復恐濕羅衣綺云臨橋看黛色映渚媚鉛暉不顧春荷動彌畏小禽飛

何遜與韋黯王江秉相送聯句韋黯云寸陰常可惜別至倍傷神子瞻天際水子望路中塵何遜云惆悵歧路側去去平生親一朝事千里流涕

向三春王江秉云昔共入門笑今成送別悲君

還舊聚處為我一嚬眉何遜云於今還促膝自
此客江湄顧子俱停駕看我獨解維
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推重世謂之何劉然劉
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蘧居向北闕憧憧不道
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
高祖嘗作五字疊韵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並作
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
肩吾曰載匕每礙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

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瞑蘇姑枯盧吳均沉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

遜與宗人思澄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子朗早有才思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

何思澄少勤學工文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又詠美人詩有媚眼隨羞合丹唇逐笑分之句為世所傳誦云

王籍字文海七葉之中人人有集

天監中王文海除湘東王諮議參軍開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嘗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

文外獨絕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好弄葫蘆每吟咏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沈約嘗啟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嘗謂筠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

王筠能用強韻有咏征婦裁衣行云裲襠雙心共一抹袒腹兩邊作八撮襻帶雖安不忍縫開孔纔穿猶未達胸前却月兩相連本照君心不照天

王筠楚妃吟句法極異其辭云窻中曙。句花早飛。句林中明。句鳥早歸。句庭中日。句暖春閨。句香氣亦霏霏。句香氣漂。句當軒清唱調。句獨顧慕。句含怨復含嬌。句蝶飛蘭復熏。句裊裊輕風入翠裾。句春可遊。句歌聲梁上浮。句春遊方有樂句沉沉下羅幕。

庾肩吾字子慎齊高士易之子長曰黔婁次曰肩吾簡文初封晉安王肩吾與劉孝威等十人在晉安郎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隱居天台號天台逸民

庾易性恬靜以文義自娛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牙筆併一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聞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格報之

庾肩吾少勤學能鼓琴善屬文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謂之曰昔聞汝能詩今可作若能當貰汝命肩吾操筆立成曰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深聊持轉風燭暫映廣陵琴子仙乃釋之

庚肩吾燭影詩曰垂斂垂花比芳樹隨風隨水俱難駐秦娥軟舞際中來李吾夜續光中度燭龍潛曜城烏啼陰陰疊鼓朝天去

徐摛 字士續東海郯人簡文雅好文士摛與庚肩吾並預其選

徐摛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常有一人病癰摛戲賦曰朱血夜流黃膿晝瀉斜看紫肺正視紅肝又曰蟲上懸薰明知是蛸魚遊畏網判見是罾又曰狀非快馬蹋脚相連席異儒

生帶經長臥。其好為新奇類如此

徐摛詠筆詩云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引。橫承落絮篇。一逢掌握重寧憶仲升捐。

劉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與江總相推重

侯景初以蕭正德為帝劉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綬之遴預知乃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鬬化為

支道林及之遴過亂遂被染服時人笑之

高爽 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孫抱為延陵縣高爽謁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抱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譏之後又作屐謎詩譏孫廉云刺屐不知嗔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

衛敬瑜妻王京時稱貞女

衛敬瑜妻霸城王氏女也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遂止手為已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因為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

貞女所居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一日為鷙鳥所傷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貞女之臂如

告别然貞文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我侶也明年果至因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自是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後貞女病卒燕來周張哀鳴家人語曰士京死墳在南郭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人見王京與燕同遊灞水之上

堯山堂外紀卷十七

晉陵蔣一葵仲舒甫編

六朝 陳

徐陵 字孝穆摛之子母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已而生陵四歲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寘世基一見奇之謂朝士曰此當今潘陸因妻以女由梁入陳歷遷太子少傅子儉為郎中儀為尚書份為洗馬

徐孝穆嘗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熱甚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卽答

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徐孝穆長相思云長相思好春節夢裏恒啼悲不洩帳中起牕前咽柳絮飛還聚遊絲斷復結欲見洛陽花如君隴頭雪蕭淳和云長相思久離別新柳參差條可結狐關遠鴈書絕對雲恒憶陣看花復愁雪猶有望歸心流黃未剪截

徐孝克陵第三弟也亦善賦咏作栖霞寺詩曰戒

壇青石路靈相紫金身世以為工

陰鏗字子堅詩與何遜齊名世稱陰何梁時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客宴歡見行觴者因以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醉而執爵者不知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得免問之乃前行觴者入陳為始興王錄事參軍

侯安都為侍中引祖孫登劉刪陰鏗等為客孫登奉令詠風云飄颻楚王宮徘徊繞竹叢帶葉俱吟樹將花共儛空飄香雙袖裏亂曲五弦中試上高臺聽悲響定無窮詠水云驪泉紫閣映珠

浦碧沙沉岸闊蓮香遠流清雲影深風潭如拂
鏡山溜似調琴請君看皎潔知有淡然心劉刪
奉令詠妓云石家金谷妓粧罷出蘭閨看花只
欲笑聞瑟不勝啼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將
人當桃李何處不成蹊陰鏗同賦云佳人適綺
席妙曲動鵾弦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邊鶯啼
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柳將斜日俱照晚粧鮮
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陰鏗善五言帝即日

名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歎賞之其詩曰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鶤仰連翩賀燕來重欄寒霧宿丹井夏一作夜蓮開砌石披新錦梁花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襍塵埃

虞寄字次安荔之弟陳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寶應不聽寄恐禍及乃着居士服居東山寺

天嘉中陳寶應據閩中與鐂異潛有異謀遂起兵反沙門慧標作五言詩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甚悅慧標齎以示虞寄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寶應敗標從坐伏誅

張正見字見賾梁太清初射策高第屬亂避地匡俗山入陳遷散騎侍郎

張正見星名從軍詩云將軍定朔邊刀斗出祁連高柳橫遙塞長榆接遠天井泉含凍竭烽火照

山燃欲知客心斷危旌萬里懸

沈炯字初明約之後仕梁為吳令宋子仙據
吳興逼掌書記王僧辯購得之辭所獲
若鐵錢十萬後歸陳
武帝以為御史中丞

沈炯有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酌謠獨成謠智者不我
顧愚夫余不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
成獨酌一酌一傾顏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
再酌輕許史三酌傲松喬頻頻四五酌不覺淩
丹霄倏爾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

蹈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鷃本逍遥寄語號呶
侶無乃太塵囂
沈烱八音詩曰金屋貯阿嬌樓閣起迢迢石頭足
年少大道跨河橋絲桐無緩節羅綺自飄颻竹
煙生薄晚花色亂春朝匏爪詎無匹神女嫁蘇
韶土地多妍冶鄉里足塵囂革年未相識聲論
動風飈木桃底堪用寄以答瓊瑤
沈烱以閑居有樂四字作離合詩贈江藻曰開門

枕芳野。井上小桃紅。（離門字）林中藤蔦秀。木末風雲高。（離木字門木合成閑）屋室何寥廓。至士隱蓬蒿。（離尸字）故知人外賞。文酒易陶陶。（離古字尸古合成居）友朋足詣晤。又此盛詩騷。（離ナ字）朗月同携手。良景共含毫。（離月字ナ月合成有）欒巴有妙術。言是神仙曹。（離欒字）百年肆偃仰。一理詎相勞。（離白字欒白成樂）

沈炯和蔡黃門口字詠云

䣊䣊宮閣路。靈靈谷口閭。誰知名器品。語哩各崎嶇。

周弘正字思行侯景亂元帝以為戶部尚書入陳位特進弟弘讓弘直弘讓嘗仕侯景獲譏于世或問三周孰賢曰若蜂腰矣

周弘正嘗造韋叟談讌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叟至賓館叟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叟即逍遙公也為當時所欽如此

周弘正看新婚詩云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壻顏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暫却輕紈扇傾城判不賒

謝貞 字元正晉太傅安九世孫少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

謝元正幼便聰慧八歲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陸瓊 字伯玉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八歲於客前覆局都下號曰神童

陸瓊飲酒樂云蒲桃四時芳醇琉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春風秋月長好歡醉日月言新唐人破陣樂何滿子皆祖之

陸璣栗賦云四時遞盛百果玄芳綠梅春發紅桃夏香何羣品之浮脆惟此質之乆長外刺同夫棋棘。內潔甚於氷霜。薦羞則椇榛並列加籩則菱芡同行金盤兮麗色玉俎兮鮮光周人以之戰懼大官稱於栢梁

伏知道

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云一更刁斗鳴。校尉遑連城懸閫射鵰騎。遙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

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落月與山齊依稀北風裏胡笳襍馬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其後隋煬帝效之作龍舟五更轉

江總字總持少孤依外氏故杜詩云江總外家養仕陳為尚書令世稱江令宅在金陵青谿上劉禹錫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總為文次至吟詠得意則起藁於牕上不甚示則投置溷中久而文遂工

江總持幼便聰慧神釆英拔甚爲瑯琊王元禮范陽張纘南陽劉之遴所重之遴嘗酬總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隣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艶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志共遨遊休沐忌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遵顔色上下數千載揚搉吐胸臆其爲通人欽挹如此

梁武帝時江總舅蕭勃據廣州侯景之亂總往依焉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遇長安使寄裴尚書詩

曰傳聞合浦葉遠送洛陽飛北風尚嘶馬南冠獨不歸去雲目徒送離琴手自揮秋蓬失處所春草屢芳菲太息關山月風塵客子衣

江總自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賦韻云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鴈來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

金陵城東南十五里有婁湖吴張昭創以溉田昭封婁矦故名湖上有婁湖苑江總持秋日侍宴

苑中應詔賦詩曰翠渚還鑾輅瑤池命羽觴千門響雲蹕四澤動榮光玉軸昆池浪金舟太液張虹旗照島嶼鳳蓋繞林塘野靜重陰闊淮秋水氣涼霧開樓閣近日迥煙波長洛宴諒斯在鎬飲詎能方朽劣叨榮遇簪笏奉周行

周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宣帝遇之甚厚以爲司空見朝士皆重學術積經史消難切慕之乃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爲典籍以矜僚友江總持

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曾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黃泉雖欲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抱義死不作負恩生

孔範字法言後主以爲都官尚書與孔貴人結爲兄妹寵遇優渥陳亡入隋文帝暴其過惡與王瑳王儀沈瓘名爲四罪流之遠裔

孔範和後主詠鏡云虎賁愁興日龍鏡覽顏時懷恩未得報空歎髮如絲

長城公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史曰後主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文士江總等十人為狎客嘗泛舟樂遊于河忽遇雨浮漚生宮人指浮漚曰滿河珍珠因名其河為珍珠河

後主在東宮時張譏為東宮學士有玉柄麈尾至徃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後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寺西南松林下勅張譏竪義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手以授譏譏初仕梁為士林館學士

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臨春後主自居結綺張貴妃居之望仙孔貴嬪居之日與十狎客飲酒賦詩先令貴嬪等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採其尤艷麗者為曲被以新聲　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盼睞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軒檻宮中望

之飄飄若神仙後葬路傍有人夜行聞吟詩聲云獨臥經秋墜鬢蟬白楊風起不成眠追思昔日歡房寵淚濕衣衫損舊顏次日聞之乃一古塚詢訪故老始知為麗華墓也

後主於清樂中造黃驪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鬢垂等曲其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蕩玉樹曲云麗宇芳林對高閣新粧艷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後主七夕宴宣猷堂座有張式陸瓊顧野王褚玠

傳縡陸瑜栁莊王瑳等十三人重詠牛女各為五韻後主詩曰明月照高臺。仙駕忽裵徊。雷從聞車度。霞上見粧開。房移看動馬。斗轉望斟杯。靨色隨星去。鬢影襍雲來。更覺今宵短。只遽日輪催。

孫右軍建亡後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

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為榮

沈婺華後主之后望蔡侯君理女也以張貴妃權寵經年不得一御後主當御后處暫入即還因戲贈曰留儂不留儂不留儂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后因答云誰道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我若為留

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云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功畢未幾為隋師所虜先是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辭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詞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為歌讖

陳初江東有童謠云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其後陳主為韓擒虎所敗擒虎本名豹黃斑之謂也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謠相應兵初入臺城後主將走羣臣勸依梁武見矦景故事後

主不從曰吾自有井乃挾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投井軍人窺井呼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所謂胭脂井是也楊修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倉皇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井在金陵

法寶寺石欄紅痕若胭脂相傳後主與張孔淚痕所染寺即景陽宮故地也井又名辱井唐陸龜蒙詩古堞烟埋宮井樹陳王吳娃墮泉處舜沒蒼梧萬里雲却不聞將二妃去

陳將亡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觜畫地成文云獨

足上高臺茂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為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茂草言荒穢也隋承火運草得火而後灰及後主至長安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開者其言皆驗

後主入隋文帝給賜甚厚每預宴為不奏吳樂恐傷其心監者言叔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終日沉醉罕有醒時帝曰且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

及從東巡登岱山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壽宮及出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

徐德言 太子舍人

徐德言尚後主妹樂昌公主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家儻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

以是日訪之及陳氏公主果入越公楊素家寵
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
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
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
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
嫦娥影空留明月輝公主得詩涕泣不食素知
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相見仍與偕飲素令公
主賦詩公主遂口占一絶云今日何遷次新官

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素厚遺之送
還江南竟以終老

沈滿願 范靜妻

沈滿願詠竹火籠詩曰剖出楚山筠織成湘水紋寒銷九微火香傳百和薰氤氳擁翠被出入隨緗裙徒悲今麗質豈念昔凌雲

沈滿願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唐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

照碧牕父欲隨寒爐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illegible]
結韋詩寶出千沈